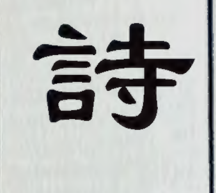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詩問卷四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蓀薇聯茹芬校字

曾孫男國瑞憓國鉽珍同校字

雅

小雅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猶猷名善疑人謀慮不決似之故云謀猶也回遹邪辟也邛病也上天暴虐下土使朝廷謀猶邪辟違善從惡君子在旁視之謀國亦甚病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小人黨同無公是伐異無公非亦甚可哀也謀臧具違不臧具依曹好曹惡黨與已成君子在旁視之其謀國不知何所至再言我視者君子疏遠事外閒觀而已案潝潝訿訿戴氏曰訿訿劉向以爲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衆小人在位訿訿然詆毀而共違之小

人之邪議則滃滃然一倡衆和而共依從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集韓詩作就成也國將亡聽於鬼神有所謀爲輒以卜筮龜厭其瀆不告吉凶謀者愈多斷者愈寡故不成也發言滿庭無敢任過皆不更事之人爾如問塗不與行路人謀則終不得於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程法也猶與猷通道也潰遂也謀事不古人爲法不大道爲常惟鄙近之言同則是聽異則是爭邇言不可以謀國猶路人不可以謀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安汝止之止聖通明也膴大也艾與乂同治也言國雖無止善者民雖無大異者其謀事矜高自許則或似具此五事之德同聲共是如彼泉流無相淪陷以俱敗如子思論衞之君臣然○䇿民雖靡膴戴氏曰

韓詩作靡膴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膴莫杯切美也左思魏都賦膴膴坰野民雖靡膴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馮陵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不敢者畏噬溺也人皆知之至與小人爭辯激成國禍則人莫知也惟君子知之戰兢危懼如憂陷墜有恭敬以避禍無詭隨以逢時此言君子自處之道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刺謀夫也謀國無老成皆新進喜事之人

國事日非君子憂之爾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弁

小明皆以小名篇别小雅也其在大雅則謂之

召旻大明而宛弁闕焉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將旦也瑞

玉曰小鳥欲登天以與小子躐成人故憂傷恐墜先

祖緒業更有懷於父母也言此起下文教之之端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富多也又復也人能齊肅通明飲酒必溫恭以勝之彼童昏無知則壹於醉日以加多今爾小子須各敬威儀定其命不然天命不復來瑞玉曰首戒酒者少年敗德多坐此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螟蛉桑蟲蜾蠃土蜂𣪠善也原𦲸人皆呆以興善道人可爲也瑞玉曰敎誨爾子卽螟蛉也式𣪠似之似蜾蠃也蒱盧負桑蟲煦嫗養之七日而化祝曰似我似我人用善道敎子欲其肖似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睿視也邁征皆行也瑞玉曰誨子言脊令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常日月勉進欲無忝先人爾亦當夙夜勤勞無忝於我也爾所生謂爾身所從

出東方朔云日夜孳孳斂行而不忘譬如脊令飛且鳴矣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塡久也寡少也久少於財言其貧甚岸與犴通鄉亭之獄也言桑扈食肉而今啄粟以興貧寡可哀而今宜獄言刑濫也瑞玉曰譎子言家雖貧窶當念君子懷刑握持其粟以出卜將操何道而能善案顧氏日知錄云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

而有不審不見奪稽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瑞玉曰教以能穀之道也接人欲恭心欲小處事欲
戰兢恐失足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瑞玉曰教子也子者親之枝兄弟相戒各
誨爾子不忝所生則不辱親矣又曰無忝爾所
生不得爲兄弟之辭施於子則可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拊翼貌鸒雅烏也太子倉卒出奔自述道塗所見鸒烏出食於野猶得歸飛提提然安舒傷已不如也凡民骨肉莫不善我獨有憂是必獲罪於天而我不知憂之云如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惄思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言大路

平坦茂草塞之我心爲憂𡨚𡨚惄焉如有物舂擣之是以假寐長歎憂能傷人未老而用老不病而如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毛髮也裏腹也辰時也桑梓二木父母所樹猶必恭敬況於父母己所瞻依而今不在側獨非二人所生乎問天生我所値之辰安所在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傳云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漼深也淠淠衆也柳茂蔭蜩淵深藏葦己身獨無所容如舟隨流不知所至謂逃竄於申也憂之愈深故始猶假寐而今不遑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貌壞瘣也鹿奔俟麑雉鳴求雌己獨隻身逃竄棄捐妻子譬如壞木傷病都無枝葉心憂莫知王謂可怜不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投奔也先導也投兎死人初不相知而相爲心不忍
爾君子執心獨忍於所親是以心憂而隕涕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瑞玉曰惠慧也掎倚其巔杝隨其理佗加也君子信
讒如遇醻爵受卽行之由於心不明慧不能舒緩究
察之伐木析薪尚不妄挫折之今乃舍有罪而加我

舒究之當自悔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山高人能陟泉深人可測君子無謂居高明之地輕易由言左右之人屬耳於壁而聽之竊窺意旨而爲讒也逝梁發笱喻讒人無敗我國家又自言己不暇憂後事恤國仁也念父孝也小弁之怨親親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怨慕也幽王黜太子宜臼奔申王欲殺之以成伯服求之申申侯不與太子怨慕而爲詩瑞王曰序云太子之傅作愚意卽太子作爾或謂子不可作詩刺父此迂說也孟子云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而不怨是愈疏審若其傅作者高子卽不當譏其怨孟子卽不謂是其親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憮大也昊天爲人父母乃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

大然天之威怒雖甚大我當謹慎以免罪辜沔水云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君子斥王也亂始爲讒讒終則亂亂讒相因故以亂言也初生又生著其漸也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故亂生於不信始涵於心疑久而讒入矣君子若聞讒言怒責之則亂庶速止若聞善言福祿之則亂庶速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忠信衰而有詛盟餤餅餌也王既不信羣臣故數盟
多盟疑愈多故亂益長讒賊猶盜也王信盜而愈疑
正人則亂暴矣盜言甚甘如進美餤不知乃進亂也
讒人敢爲大言然非能止而供職徒維王之病而已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奕奕大也猷道也莫定也毚狡也言讒人之心蓋將

為亂已能忖度之不得𨽻也因列道四事以明之四事以尊卑為次宗廟最尊故在大猷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後君子作如奚斯成閟宮也聖人莫如周公制禮樂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染柔貌蛇蛇舒貌言譏人才力柔弱王特寵任之如柔木乃君子所樹也然其與王往來常行之言我心數之久矣彼意氣舒放敢為大言徒出自口實不

從心巧好其言如簧鼓響不知慚恥顏甲若厚然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水草交曰麋拳力也微身小也尰擁腫也言彼讒人何人非有地望也所居非高明又無勇力易誅除爾乃敢主為讒言階亂爾貌既寢陋勇略何在為猶能將多人乎爾居河上徒眾諒亦無多也發其奸謀慌之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讒也小人欲爲亂必先盡去君子而後動於惡故國家之患始乎讒卒乎亂有識者暴其奸而發其隱則不敢逞矣經前三章刺讒也後三章止亂也瑞玉曰詩取巧言名篇惡利口之覆邦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何人伴不知其人也艱難也梁門外徑也暴與蘇故契厚忽譖之其事隱欲遂中絕則恐蘇之疑已蓋嘗

行過其門意赧而卒不入焉故言彼人何人不來懼
疑來又懷慙其心甚難也何故往我梁不入我門不
欲直斥暴公故假爲詰其從行者言爾從伊誰乎答
云從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二人暴公與其從也時蘇公被譖就國故問汝二人
誰禍我者卽禍我亦當入唁我爾始者與我厚不似
今日之薄也是必云我不可爾瑞玉曰云言也我不

可與言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逝陳又近矣聞聲不見身何也人若心內坦白當俯不愧人仰不畏天何妨相見瑞玉曰蘇公自言我心無愧畏不難見人反刺之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既不入門矣乃忽然而來疾如飄風不南不北正逝

我梁適以亂我之心使我疑爾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盱望也承上飄風言謂爾徐行乎則亦不暇息謂爾疾行乎則又閒暇脂爾車極其情終不得故多我疑也但一來見我免使我望汝牟氏曰二人有一來者我已慰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平也祇安也又言爾之往即不入唁我儻還而入則我心平若復不入是否也爾心實難知矣瑞玉曰否不也不近人情故難知何不一來見我使我心安君子待小人恕彼以情來則怨解心平安於無事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伯仲兄弟也土曰壎竹曰篪貫繩連也諒信也三物豕犬雞也言爾我同爲王臣如兄弟相應和同官聯職如繩之在貫我今被讒爾信不與知當出此三物

爾爲我詛之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含沙射人影者也言爾爲鬼蜮則不可得見今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時豈爾情卒不可測也作此好歌以窮爾反側之情歌言好者作詩冀其改悔念舊好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何人斯序云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

蘇公作詩以絕之暴蘇皆畿內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萋斐文章貌貝水介蟲也錦文似之萋斐小文集則成錦以喻集人細過可成大惡被譖者信有罪矣然譖人者所言亦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張口貌侈大也南箕星踵狹而舌廣因成箕形以喻讒人因人小事簸揚口舌張大之成罪狀誰主爲此謀者亦巧矣貝錦南箕言成者明事必有因也傳

云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愚謂君子識忽微防未
然所以杜讒端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連續也翩翩往來貌譖人者如人緝麻如鳥翥
飛漸入而數肆之則化矣然言者煩聽者倦當謹愼
爾言恐王將謂爾不信而疑汝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捷捷便利貌幡幡反覆貌譖人者利口舌善轉換然
謀人者人謀之王今日豈不受爾譖恐異時受人譖

其旣也禍且遷及汝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貌草草憂貌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被譖而憂心然天道神明或當視察彼人矜哀此人言報不遠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章首二句重出羨文也有北北寒涼不毛之地也假言制讒人之罪豺虎惡食其肉有北不受其人當付與

昊天制其罪天何故生之
揚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言欲之楊園之道必先加歷於畝丘上事有漸也以喻讒人害大臣亦從近小之人始寺人字孟子者作此詩欲衆在位者敬聽之防其漸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衍二句疑二章章六句

巷伯序云刺幽王也箋謂巧言大夫傷於讒也
巷伯寺人傷於讒也讒之生先發於宮掖而後
及朝廷云刺王者由王信侯人故爾瑞玉曰詩
無巷伯之字標以名篇著國家之禍自近者始
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瑞玉曰谷風山風也言連續暴風又加凌雨喻患難
多也且恐且懼之時則二人偕且安且樂之時則轉

相棄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頽落也風起揚塵從上下也言習習然谷風又遇頽風沙飛塵墜喻患難仍也寘置於懷親之至棄如遺薄之甚言如遺忘物忽然不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崔嵬山巓也草小或連根亡故言死木大或一枝枯

故言萎傳云死葉萎枝也言谷風之來高山㰍之然
草木無不傷敗者喻朋友雖有共患之大恩不無睚
眦之小忿今乃忘彼思此甚不厚也貧富易交俗情
薄惡皆起於此君子責己恕人大德滅小怨道也瑞
玉曰君子務其大而忽於小故有小怨若小人止避
小怨而不務大德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友道衰也朋友相須風雨相感事本一類
邶谷風夫婦之道喪雅谷風朋友之道壞朋友

夫婦事同故名篇不異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美而蒿惡喻父母生子始似美材至長大乃無用故言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子之於親能養則其莪也不能養則其蒿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菣也蒿猶有子蔚乃無有不如蒿矣喻有子不能養親如無子也劬勞勤苦而已瘁則勞而至於病

案戴氏曰莪俗呼抱孃蒿可知詩之取義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也缾罄罍恥言貧窶也前日在家貧難爲養是寡民生不如死固已久況今貧如初養不逮乎無父何怙賴無母何負恃出門則思之銜憂入門不見如歸無所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生本其氣也鞠養其形也拊撫摩之也畜止養之也撫

長乳哺之也育體嫗之也顧目視之也復呼反之也腹懷抱之也出腹時其笑入腹止其啼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如天無窮不知所報牟氏曰天不令我得報曷其有極也余曰父母於子施不望報而云報者子心自然爾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瑞玉曰山高而尊喻父母風行而遠喻子也余曰南山飄風行役所見烈烈高寒貌發發疾貌言山高風急以興父母與子相須民養親莫不善我獨何遭此

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與嵂同弗與拂同卒終也獨不得終養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思親也序云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瑞

玉曰經不見民勞苦意賦重民貧無以養爾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滿貌飧熟食箋云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捄長

貌匕所以載鼎實也砥平也矢直也睠反顧也言周盛時諸侯朝貢饔飧豐厚王道平直君子履以供職小人視以輸將今道路猶是乃令人顧而出涕言不忍履視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東東國也小東差近東大東極東也魯頌云遂荒大東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佻佻弱不勝勞貌言東方之國布帛輸盡至以葛屨履霜公子轉餫行道往

來令我見之心病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側出曰氿泉穫句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薪未穫浸之耐水已穫浸之易敗以輿小國本敝又困賦役則不堪故言寒泉無浸穫薪薪穫庶可捆載之寤歎哀我憚人人勞亦當安息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公子貴者也人之子賤者也貴賤皆勞也西人京師人舟人楼人私人家人也試用也言諸侯之人專主勞苦不蒙恩恤京師之人衣服麗都政賦不及也瑞玉問熊羆非裘材將富人競爲奇服與余曰制其貢各以所有居山乃有猛獸今向舟人索熊羆爲裘徵所無也上文既東西對言此舟人亦謂東人私人即謂西人言東人貧者征求不免西人賤者美官任爲爾此說略本鄭箋但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愚謂鄭氏解經多破字例悉不敢從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鞙鞙玉貌璲瑞也跂隅貌織女三星跂然如隅襄駕
也駕謂更其肆旦暮更七辰謂之七襄也言東貧西
富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或繫佩玉或不得長佩以長
爲美也申叔儀云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
兮余與褐之父睨之維天有漢以下仰視衆星廣取
近似之言爲憂思爾言天漢徒有河名不任爲酒漿
織女空有織名未足爲衣佩爾維天有漢以下至篇末傳箋竝言周衰衆

官廢有名而無實不任用恐非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睆明星貌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先日而出長庚後日而入二者皆太白也畢所以掩兔又祭器所以載鼎實皆因形似而名也言雖則終日歷七辰然有西無東不似織法報反成文章也河鼓謂之牽牛不可服車箱任轉輸也明星旦東而暮西若東人供億西人也天畢但布於經星之行列亦無救於民貧病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斗在箕北挹斞也翕引也言箕不可任簸揚斗不可酌酒漿亦空名爾又言非徒無用箕舌下引有似徵斂斗柄西指若挹取於東也諸星在天當周盛時人亦見之哀樂異情斯俯仰殊觀爾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序云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愚謂世治則大國先安世亂則

小國尤病故譚大夫傷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也君子行役憂亂本其啟行之始言四月初夏六月往暑外遭酷熱內憂禍亂我先祖何寧忍予乎獨怨先祖者王不能體羣臣瑞玉曰先祖匪人是神也神何安然不祐我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腓病也離憂也爰朱子從家語作奚言秋日淒涼眾草俱病世亂憂病已甚我將何所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冬寒風疾行役猶不歸覩民安處室家莫不善我獨困於道塗閒冬寒行者尤苦故曰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卉亦木爾連文則別散則通也廢棄也尤過也前云百卉具腓爲秋則此山有嘉卉謂春也自冬歷春役又不歸故見維栗維梅美材卒全其美以興在位皆廢爲殘虐曾不知其過而效之楚辭云芳草爲蕭艾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合也行役而視彼泉水猶有清有濁我獨日構禍
亂如泉常濁殘賊之人傾危構陷何云能善乎我且
安所歸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仕事也有識有也行役愈遠見彼滔滔然江漢實爲
南國眾水紀綱人臣出使亦願綱紀四方今乃盡瘁
事事而王不我有也忠臣宣力於外殘賊構害於內
王不加存恤於上國所以亂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鵰也鳶鴟也鶉鳶能飛固可戾天鱣鮪能潛固可逃淵人則非是自傷勤勞畏罪而遁逃無所也瑞玉曰言不能爲大臣近天子又不能爲隱逸處山林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桋赤楝也言草木尙皆得所人反不如君子作歌告王欲王哀而全之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王肅注首章云詩人

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一時也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愚謂曠祀則非征役則是諸言卉木山水鳥魚之等並以行役經過覩物興詠疑大夫爲小人構害出使懼禍不敢歸作詩告哀爾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瑞玉曰同役非一人故曰偕偕士者大夫之屬子有父母者之稱詩人自謂也言登山采杞偕偕然朝夕

從事王事分當爲靡有辛苦但久在外詒我父母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大也言土廣臣衆何求不得何使不行今大夫命役不均我偏從事將獨賢我乎君子責人必從爲之辭忠厚之情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行不息也傍傍依不去也鮮善也將壯也旅衆

也四體衆力所集言大夫所以役我者善我未老而

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賢我與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燕燕安息貌自此以下諸言或者勞逸不均錯雜混

淆不得理也官得其理然後治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叫號呼召也偃仰體舒也鞅掌失容也牟氏曰手握

鞅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風諷切也議論也又極言之逸者閒暇飲酒又湛樂
不休勞者慘慘憂苦倘畏避過咎飲酒之暇出入親
近反議論勞者之短長掣肘之畏咎之深靡事不爲
苟欲免風議者之彈劾彌縫之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刺不均也余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臣任
勞輒怨不均非大臣之體瑞玉曰小臣爾經言
偕偕士子士者大夫屬臣故怨大夫不均子者
有父母之稱故言憂我父母大臣雖勞不怨怨

則不忠小臣役不均怨自其宜經云體羣臣則
士報禮重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將扶進也大車牛車也疧當作痕戒小人言大任不
易勝猶大車不可將將之不得適自取塵污而已眾
事之憂不可思思之不能適自取病而已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冥冥塵蔽人也熲與耿同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凡
憂者必有小小明處沉入其中則明愈少闇愈多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雝猶蔽也重猶累也塵壅車不行憂重人不勝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戒小人也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

共人同寅協恭之人謂僚友也言上天宜監下土我

行往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以二月朔日行既歷寒又更暑倘未歸心中憂苦如含藥毒因念我友至於涕零非不思歸畏此小人羅織人罪如網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昔我祖西以二月初吉其時日月方除今未知何時還而歲已晚我此時身獨事眾勞無閒暇因睠僚友非不思歸畏此小人嫉怒獲譴責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奥煖也亦謂二月也蹙促也采蕭穫薪也穫菽聚糧也欲爲度歲之計自詒憂戚悔與小人同朝也興言出宿欲爲歸計而不歸者畏此小人反覆傾危將構害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與靜同余問靖共何義瑞玉曰猶書言寅清爾人心清靜自然恭敬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我既不歸故贈友以言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當安靖恪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與神明祐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云神聽者明王不能聽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好之故與之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戒僚友也大夫久於行役內多小人懼僚友不戒朋比誤國爾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作樂必先擊鐘謂之金奏也言嘉樂不野合今聞鐘聲於淮水上樂者樂也今使人憂且傷信懷於古昔人君子不能忘有懷於古明今不然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湝湝者水聲與樂音俱長懷古人不回明今人回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同臯大鼓也三洲淮上地水落而洲見歷時久也
妯心動也猶若也其德不若令人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敬也鐘聲鏗餘音欽欽然笙磬東方之樂與頌磬
對懸石聲難和故曰同音或云堂上樂皆受笙均堂
下樂皆受磬均同音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雅南籥
皆樂器名記云訊疾以雅胥鼓南傳云舞象箾南籥
是也僭差也言樂聲舞容皆不僭而令人憂傷者非
樂也孟子云百姓聞王鐘鼓管籥舉蹙頞相告曰吾

王好樂何使我極也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愚按韓詩謂昭王時作鄭康成初從韓說箋復從毛皆無確據可姑闕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楚楚盛密貌我我主祭者也與與翼翼多岐貌囷方曰倉露積曰庾饗獻也妥安坐也侑勸飽也古者天

子爲藉千畝躬秉耒親耕故言翦除茨棘以爲田畝自昔先人何乃爲此乎將使我蓺黍稷爲酒食饗祀薦馨妥侑事神受大福也力田重農祭祀之本黍稷共粢盛故首稱焉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大夫濟濟士蹌蹌納牲之容也絜謂在滌也剝解其皮亨熟其肉肆陳其骨體於俎將奉持而進之諸言

或者各有司存非一人也祊廟門內祭以求神也祀事於是甚明備總上而言也皇大也保禄也禄以降神言先祖之神隨羽葆來降也慶福也神來饗祭孝孫之福旣報以大福幷大壽此章降神初獻之事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竈也饔爨廩爨執各有人踖踖敏敬也俎以載牲體碩牲體肥大謂薦熟也燔燒肉炙炙肝謂從獻也

婦事舅姑之稱君婦謂后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孔庶美多品也賓客助祭者也賓長爲賓衆賓爲客獻酬酬互飮也酳尸三獻畢主獻賓賓酬主也東西爲交邪行爲錯謂旅酬也卒度謂賓主禮儀盡合法度也李文貞公曰笑語祖考笑語也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來矣愚謂前言饗來饗祭也此言格至降福也酢報也神降福壽若酬酢然此章亞獻終獻之事（祭事方殷故知非賓客笑語）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乾燥也行禮既久人煩渴終事用禮無違者敬不弛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工祝致神意報主人曰往賚孝孫飲食芳潔當神意將卜予爾多福幾期也式法也稷疾也言爾祭祀如期而舉如法而行威儀既整齊又敏疾百官既匡正又戒敕皆謂祭祀得禮之事是以神嘉之長賜爾至極之福時萬時億多無數也此章獻畢受報之事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既備禮成也既戒樂闋也徂位往堂下西面位也致告告利成也前云致告傳神意此云致告致主人意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復言神保者神降羽葆迎之神歸羽葆送之也廢去也眾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燕私祭畢而燕盡其私恩異姓歸之俎尊賓客同

姓留之燕親骨肉也此章送神之事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祭於廟燕於寢故廟中之樂皆入奏於寢也祭既受
祿燕又將受後祿也爾殽即所徹俎豆設於東序下
者也爾之殽羞既行神惠均及無有怨者而皆歡慶
小大既醉飽咸稽首而慶君曰向者神嗜君飲食使
君壽考祭祀之事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內心外心無

不盡又願子子孫孫勿廢而引長之此章燕畢祝報
之慶辭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天子祭宗廟也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故奉盛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民
和年豐也奉酒醴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
嘉德無違心也奉牲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普
存其畜碩大蕃滋不疾瘯蠡咸有也故務其三
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民和

而神降之福瑞玉曰若謂公卿之祭則是畿內諸侯於禮不世爵祿何得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序云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民卒流亡祭祀不饗君子思古焉愚謂思古之意獨章首自昔何爲句可以見之其云古蓋謂成王也信南山序以曾孫爲成王甫田大田曾孫皆謂成王又此下四篇序皆謂刺詩今並未詳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信與伸通山勢長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重也曾孫主祭之通稱疆畫經界也理定溝涂也畝壟也或

南或東隨從橫也言伸然彼終南之山融禹所甸治盡南山下藉田在焉故斥其地言之及今原隰開闢為藉千畝曾孫親佃田之正其疆理治其壟畝然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雲一色也雰雰雪盛貌霢霂小雨貌瑞玉曰霢潤土脈霂穢洗塵優渥雪厚漬也霑足雨澤周也雨黏腳即饒足也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其春必有小雨故雪言盛雨言小也雪既優渥雨既霑足則生我

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翼翼分列貌彧彧成文貌言田開穀茂曾孫斂之貯於神倉至時將祭取爲酒食獻之皇尸及賓客躬田奉祭神與壽考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廬田舍也瓜埸人所樹以供祭者也菹酢菜也言田

中有廬田畔有瓜瓜成剝削淹漬之至時祭祀皇祖歆饗之使曾孫壽考而受天福瑞玉問方言皇祖而云天祐豈孝格天與余曰本自祭天地故受天之祐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清酒鬱鬯也瑞玉曰元酒也周禮清酒酒之下者詩言清酒皆明水爾騂牡赤犢也鸞刀刀有鸞者膋脂膏也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瑞玉曰此章郊祀上帝也元酒騂犢不言所祭明祭天神享于祖考

乃是以祖配之主人親執鸞刀血膋燔燎非郊而何

此謂受天之祜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章祀宗廟也烝時祭也享祫祭也苾芬香也祀事孔明昭穆辨也先祖之神尊大之於是報以大福壽

瑞玉曰此謂獻之皇祖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耕耤田也帝耤之收藏之御廩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古國非無良農也以爲人爲之不若其自爲之也故修其疆畎順其天時因其地利成而祭之天地先祖降之福焉以教天下之孝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貌十千公田所出也一成之地則公田萬畝一同之地則公田萬夫皆十千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茂盛貌介舍也烝進也

髦俊也言彼開明之大田歲取中正而倉廩盈餘入新出陳以利農人官民給足所以自古皆是豐年今日猶然故適彼南畝見其耘耔以時黍稷豐茂治田之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講肄道藝進我農人爲俊士古之學者且升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瑞玉曰獨進髦士以其秀民則可教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與粢同稷曰明粢犧羊純色羊社后土方四方之

神謂蜡祭也御進也田祖先嗇也言以我齊盛與犧牲秋祭社冬祭蜡春祈年於田祖夏祈雨大雩帝用盛樂蓋欲以大我黍稷因得善我士女倉廩實而知禮節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秋冬收成而喜也以介稷黍以穀士女未及收成而望也方社言齊明犧羊田祖言琴瑟擊鼓互文爾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攘推也易治也長竟也有多也瑞玉曰此曾孫謂家

長也農夫其子弟也家長率婦子來饁耘者田畯適
至喜樂其勤曾孫推其左右鄰耦之人嘗其所饋旨
否欲觀婦人能作家不也又見禾治竟畝成功善而
用力多男婦効職曾孫於是不怒農夫因以益敏余
問家長稱曾孫何據答曰據田祖爾凡主祭通得稱
之下章及大田曾孫皆然案戴氏曰攘援袂出臂也
左右者謂手耳出臂而取以嘗之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稼禾有虆者也茨屋蓋梁車梁坻水中高地京高邱言曾孫野聚之稼密如茨穹如梁其露積之粟廣如坻高如京於是求千倉納庾萬箱載稼黍稷稻粱皆具農夫慶喜於下謂皆君上所賜願神報以至大之福無疆之壽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勸農也農者國之本什一取之補助與之春祈秋報禮樂興焉省之以時斂之以節民和而年豐矣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種擇種也戒飭具也覃利也庭直也言田大而稼多令歲收穫之時預計來歲之宜既出五種既修田器盡皆備矣乃從事焉農書云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是也取其利耜始事南畝耕而播之百穀盡生條直碩大曾孫於是順養之瑞玉曰曾孫順事所致也余曰此章祭先嗇司嗇之屬農書二語本鄭箋所引愚案韋昭國語解引之云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與箋小異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房也孚甲始生也阜粒汁未滿也稂童粱莠似苗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禾也炎火盛陽也上文庭碩方言苗故此言其秀實盡生房盡成實盡堅熟盡齊好而無稂莠擇種善民力專時氣和所致也又去四蟲令無害我穉禾此由田祖有靈持之付與炎火猶云投畀有北也田豕田鼠等亦喜害穉禾幷去之此章祭貓虎昆蟲之屬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萋溼也萋萋雲盛貌祁祁徐也雲盛則雨多雨徐則入土公田君田私民田也穉晚禾也穧束也秉把也滯留也言農人望雨先公後私民怙君德致其豐穫至收成之時彼界此疆多有餘糧貧寡得因以為利貨惡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此章祭郵表畷坊水庸之屬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方方社之方禋精意以享騂黑牲也四方牲各如其方之色略舉二方文省爾傳云騂牛也黑羊豕也曾孫率婦子饁田觀穫於其來時大索四方百物之神禋祀之以其曾孫主祭故俟其來而行禮儀牲黍稷享祀羣神欲報君以大福善必歸君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樂有年也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八蜡

以記四方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勞農息老豐年之慶也瑞玉問籥章祭蜡是歟豳頌不合用雅余曰此詩雖爲蜡祭不以賓神當是祭後歌之何害非頌又豳風七月一篇之中兼有風雅頌

康成言之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洛水名傳云宗周浸水朱子云在東都也泱泱深廣貌君子王也茨積也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

夫戎服也言天子至洛水會諸侯有福慶從官皆戎
服起六軍以講武余問甫言君子至止遂云福祿如
茨瑞玉曰天子所至必有恩慶鄭康成云爵命爲福
賞賜爲祿如茨言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鞞刀室也琫上飾珌下飾家室王家也此言天子亦
服戎服臨諸侯觀其神武知其能萬年保固王室業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

天子玉琫而珧珌云云四句戴氏曰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靺韐有奭耳奭赤貌珌文飾貌有奭有珌猶曰奭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俗作鞘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證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琕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家邦王國也瑞玉曰如茨方言其多既同則人皆被之保其家室謂子孫爲帝王保其家邦則諸侯懷畏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會朝講武也周公戒成王詰爾戎兵召公告康王張皇六師周人尚文其敝也弱有道之王朝會諸侯講習武事兵革不作邦家以寧瑞玉曰疑美宣王之詩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猶堂堂瑞玉曰華飾樹猶裳飾衣也故曰裳裳華葉相承喻君臣相得也之子諸侯也言我見是子悅其才德則心傾寫心傾寫是以有豫樂而安處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黃盛貌章文章也以華黃外揚興文采外見文章發德宜其有福慶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黃白非一色也華非一色興之子多才藝我見是子來時乘四駱馬六轡沃若其人足以稱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文也右武也上言之子此變言君子序其先人也言君子才德全備能文能武左之而宜右之而有維之子有是文武之美是以肖似其先人爲諸侯君子

稱人善也必美其先人稱人惡也及其身而已所以

教也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朱子云天子美諸侯也會諸侯於東

都嘉美之疑與瞻彼洛矣一時之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文貌瑞玉曰鶯羽文桑扈有鶯之羽也君子諸侯

也言交交然桑扈羽有文章可愛君子燕樂有禮儀

相與則能受天之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瑞玉曰桑扈有鶯之領也余曰桑扈文其頸爲一身

之先美君子禮儀相樂爲萬邦之屏蔽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當牆兩邊障土者戢斂也難不易也那多也

言旣爲之屏藩又爲之楨幹百辟諸侯皆奉爲典法

然懼其侈也心不收斂則事慢易非載福之器受福

不多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觥角觩觩角貌瑞玉曰兕觥觩然剛旨酒溫然柔人能思柔則勝剛矣余曰彼邦國以禮交接恭敬不傲慢寧柔無剛則萬福來求而歸之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朱子云天子燕諸侯也愚謂美而規之之辭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匹鳥也止則相耦飛則爲雙畢小網羅大網君子斥幽王也言鴛鴦于飛喻申后離絕當羅致歸還

之夫婦正則陰陽和子孫萬年福祿宜稱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梁石絕水也戢左翼掩右也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
雌陰陽耦之義也言鴛鴦水鳥今在梁又獨斂左翼
喻申后獨居無耦王迎還之則子孫萬年福祿久遠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摧莝也秣粟也艾養也老也言乘馬在廄無事摧之
有事秣之君子駕迎申后還則宜久為福祿所養又
老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又言秣之摧之見馬無所事也爲迎申后還則宜入

爲福祿所安可無亡國之禍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序云刺幽王也愚謂王黜申后居離宮棄

其妃偶不以乘馬迎歸之與共福祿爾又按鴛

鴦合飮夫婦其鴛鴦在梁二語全與白華文同

疑謂申后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弁皮弁天子諸侯燕君臣通服之爾與君子
皆謂王也蔦寄生女蘿兎絲奕奕無所薄也瑞玉曰
古文規作頍圓貌有頍然弁而至者伊何爲乎將以
燕也因言王酒旨殽嘉禮甚腆矣但此與燕者皆兄
弟非他人無須此盛禮又言蔦蘿附木似宗族依王
是以未見王則心憂既見王則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期會也怲怲憂盛滿也瑞玉曰言王酒旨殽時此與燕者豈異人兄弟長幼具來家人會食無須此盛禮
又言草附木似臣依君是以未見王則心憂既見王則恩誼善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爾殽既阜猶云有肉如陵也甥舅異姓臣也霰稷雪也瑞玉曰王酒殽美多禮盛矣此與燕者豈異人兄弟之外惟有甥舅亦皆至戚無須此盛禮時兄弟甥舅皆已耆壽感王意氣勤厚因言霰集則大雪將降老至卽來日無多相見無復幾日今夕須飲酒歡樂答王宴賜之勤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瑞玉曰美燕也王燕樂兄弟親戚感其禮意答其勤焉經言爾酒爾殽明非主人之辭君

子維宴知王設燕禮爾

閒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閒關設舝聲季字也女從其父母之稱也春秋書紀季姜歸於京師括收也大夫迎王后述王之意言閒關然設此車舝由思彼變然季女鶵此往迎之非飢渴於色乃慕其令德音聲來盡收括在朝雖無好友中宮乃有賢后宜用燕飲喜樂之案閒關設舝也戴氏曰拔軸端鍵謂之舝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

轂端鐵與舝相切有聲閒關然愚謂傳云設舝耳無聲字以閒關爲設舝聲者後儒誤會毛意耳竊謂閒中也關鍵也卽謂設舝於軸閒以鍵閉之耳如此則閒關乃設舝貌非聲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密比貌鷮雉也言往迎在塗見文明之雉入集平林以興大德之女來主陰教是以燕飲豫樂之王好其德無厭心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歌舞奏樂也迷王燕樂之辭言雖無旨酒嘉殽庶幾

少飲食之我雖無德堪爲儀型亦用歌舞以樂之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柞櫟也瑞玉曰迷王美后之辭言登高析薪而葉湑

以興王后貴族令德儀容之美盛以爲少而難得是

以覯爾則心寫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景行大道也又總始終而言在途所見高山可仰景行可行四牡騑騑而閑習六轡如琴而調和初至京師雖新昏然知其有賢德能毋儀天下是以覯爾而心慰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美后也天子於后不親迎使公卿往逆之逆者見后有令德可配至尊禮陰教述其終始

以美之案閒關車之舝兮節聽車聲思婉孌少女長去矣此言嫁女之家思相離也德音來括壻以德音來相收括雖無好友無他客也辰彼碩女二句辰及時也碩女長女也壻以令德來相教導好爾無斁謂壻也鮮我覯爾鮮少也言壻不數數來景行行止景行光明大道也又案篇義女父母燕壻之辭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聲青蠅汙亂黑白喻讒人變亂美惡言營

營然青蠅止于樊外附近窺伺將緣閒而入讒言惑君多由持心傾險君子存心樂易自然絕而無信之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藩也棘惡木刺人青蠅止之欲中傷人也讒人利口無窮極王信之失禮諸侯則交構四國成禍亂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亦藩也二人被讒聽讒者也榛叢生密比青蠅止之欲離閒親也讒言架空構造令我二人生嫌隙瑞玉曰幽王遠失諸侯近棄妻子信讒言之效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瑞玉曰讒人如虢石父之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筵席也左右東西列也楚列貌殽豆實核籩實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偕齊一也既飲而設鐘鼓者將射改縣也舉醻舉賓所奠醻爵也逸逸閒暇貌余聞鐘鼓

設而復舉醻何也瑞玉曰侍者遷鐘鼓堂下賓在堂
上自相醻爾余曰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大侯張而弓
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耦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爵
罰爵也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此章因
射而飲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衎樂也洽合也百禮言多也

壬大也林盛也純嘏大福也言用盛樂備大禮祭有
功之祖三獻既畢尸與主人大福使子孫皆長久喜
樂各奏爾能子孫喜樂各敬事也仇匹也主人既獻
尸賓則手加爵與主人匹也瑞玉曰室人主婦也康
安也時時物也主賓既獻尸主婦入室中人復酌爲
康爵以進豆籩時物也余曰有壬有林壬水大也林
木多也皆形容美盛之辭也康虛也康爵無算爵也
旅酬之時賓主弟子皆舉觶於其長酌彼空虛之爵
進得其時是謂各奏爾能也此章因祭而飲箋讀仇爲㪺謂

挹酒也愚謂詩中仇字多訓爲匹不必要破字讀也室人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亦似未安酌彼康爵注家皆謂正祭事然此章因祭而飲此二句即飲之事也合從箋說爲長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揚也僊僊軒舉貌瑞玉曰舍坐足無容屢舞手無容醉人遷易坐位酒酣起舞也抑抑謙下貌怭怭媟嫚也秩序也既醉不復知坐之次序又言賓之初筵者非射非祭蓋燕飲爾禮飲司正

糾儀飲多不醉燕飲略於儀文醉而猶飲故羣飲者

始乎治卒乎亂此下二章皆燕飲之事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號呼也呶讙也僛僛欹側貌郵傳舍也不知其郵謂

忘其坐位處所俄傾側貌傞傞不止也竝受其福者

酒流生禍則知得禮爲福賓主竝受之也伐德謂迷

性失儀凡飲酒甚美維其有令儀爾瑞玉曰又言賓

旣醉止凡醉皆起於賓也不言其未醉止未醉者不復見也亂我籩豆疾其不出之辭我武公自我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凡此飲酒總言未醉旣醉也監糾儀史書過謂告也羖羊無角者以必無之物難之也三爵獻酢酬也識知也言凡飲酒無問醉否皆當設監史糾察之所以然者彼醉時不善醒後反悔而恥之方其醉時監史

勿從謂之恐其恚怒也但當防護之無使太懈怠而已又戒同坐之人不當言者勿與言不當從者勿與語以醉人語言多無與酬答當自止也若猶多言不止監史則罰之凡人飲酒三爵之後卽昏然不知況敢又多乎瑞玉曰此章疾其多言命司正糾舉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衞武公毖酒也監妹邦之酗酖守文考之彝訓作詩五章令賓筵奏之以止沈湎焉

瑞玉曰書有酒誥詩有賓筵一爾韓詩云武公

悔過經皆斥賓而言非自悔之辭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頒大首貌豈亦樂也言魚在水中不可見浮於藻則見其首頒然王在鎬京亦不常覯惟有燕饗慶樂之事然後飲酒也春秋傳云酒以成禮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也魚浮則見首沈則見尾王在鎬京不可常見其飲酒必有朝會慶樂之事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多也魚在藻復依蒲處深密也王在鎬京燕罷而
歸亦多其居處王有六寢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諸侯美天子也天子燕諸侯和樂有節不
為沈湎美而箴之
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路車金路象路也袞繪於衣上公服也黼繡於裳子
男服也言將采菽則先具筐筥以興將朝諸侯則先

思錫予雖無予之意不足也又何予之意有餘也諸
侯未來則思不獨以車馬衣服爲厚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
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涌貌檻泉正出也淠淠動貌驂駟馬數也王肅
云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
駟是也言芹在泉旁人必親采之君子在門外王必
自迎之遠觀旂色近聽鸞聲又見馬數而後君子至
也詳其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脛本曰股邪幅偪也所以偪束脛在股下也交接也言天子觀其芾偪見其趨蹌齊邀不紓緩向所藏車馬衣服盡予之非惟予之又爵命之福祿慶賞又申重之余問美其衣服何止稱芾偪瑞玉曰皆下體之服拜跪時先見者衣服天子所予不必美之案戴氏曰赤芾在股一句燕則解襪而後登席故美其芾幅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柞新葉生舊葉乃落蓬蓬叢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從官也言柞枝葉承續故極茂盛諸侯世有功德故能爲天子鎮邦家既爲萬福所聚其左右賢臣亦皆率從而至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繂也纚維皆繫也葵向也膍厚也戾止也言大索繫舟止其行天子向諸侯欲挽其去既以福祿厚賜

之冀其優游安息而止於是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美諸侯也一章言其思也二章言其至也三章言其見也四章言其功也五章言其去而留也瑞玉曰經言天子是大夫美諸侯之辭非天子自美之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騂赤色以朱漆飾弓也角弓張則內向弛則外反故言弓不善調則翩然而反兄弟昏姻不以恩御則相

遠而怨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爾王也瑞玉曰承上言爾遠爾親則民皆從之爾
不遠而以身教則民亦傚之善惡各以其類應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綽綽寬也裕饒也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
由以人有善惡此善兄弟相推讓則綽然兩有餘不
善兄弟相詬爭卽交病而兩不足瑞玉曰不言昏姻
以兄弟尤親可以包之又按爾雅昏姻亦稱兄弟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爵飲器也觴酒豆肉讓而向齒禮也瑞玉曰此言爾遠則民胥然也余曰民之無良兄弟相怨各處一方偶然長幼共席受爵不相齒讓至于已之身亡時言老死不相往來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始駕馬者反之老在前駒在後以習子也今老馬不肯前反爲駒在後不顧其子之不習至如秣穀則自謂宜飽饇飲水則自欲甚多取以歛兄弟不相能任

事常居後見利卽爭先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獼猴也塗泥也附著也言猱性善緣塗性善著以
喻小人骨肉恩薄王又不善導之是乃教猱升木又
如以塗附塗滋之薄也若君子有美道則小人化之
自相與連屬瑞玉曰此言爾教則民胥傚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瀌瀌盛貌晛日氣也曰韓詩作聿婁荀子作屢言雪
見日則消讒遇明則止今小人好讒莫肯自卑下遺

去其惡者方用居處益長其驕由王信之然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浮浮輕貌流流而去也蠻南蠻髦西戎言小人好讒

如蠻髦之言獶雜亂聽我是用憂言王不知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序云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

骨肉相怨作是詩愚謂王天資刻薄如旅寡親

然亦由小人離閒之故以憂讒終焉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上帝謂王也李文貞公曰蹈踐踏也暱近也言茂柳多險行人豈不庶幾欲止息焉以喻人無不欲朝事王者但上帝甚踐踏其下我無自而親近爾使我獨朝王室欲安靖之後必窮極我反得罪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息也邁過也言朝王適自取病使予靖之後必過求於我瑞玉曰邁往也使我安靖王室今雖有功喜

我後日則成往事爾又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謂有
罪將行之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彼人斥王也言鳥飛雖高至天而止人心無厭知何
所臻彼曷知思予靖之之功反居我以凶禍之地可
矜憐爾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序云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諸侯皆不欲朝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爾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西京也黃黃狐色裘不裼也周忠信也言彼都人之爲士者衣取濕裕容貌有常言有文章行歸忠信萬民皆仰望以爲法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草爲笠緇布爲冠撮持其髮言儉素也綢密也直

正也如髮言爲髻密直如其本髮不加飾也瑞玉問

都人士君子女對文似有義都閑雅也君子女謂女

有君子之行也余曰都人士恐非君子女則是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

心苑結

琇美石實塞也上言冬裘夏笠此言禮服也尹吉未

詳傳云尹正也吉善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

之舊姓其女有禮法苑蘊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厲垂帶貌卷髮鬢旁短髮蠆蠍也尾末揵然上曲卷髮如之邁往也言此衣飾隨人俱往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旟揚貌言士之帶非故垂之帶自有餘女之髮非故卷之髮自揚起皆自然閑美不假修飾風俗如此云何不盱然望之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思舊也風俗之奢儉貞淫由於士女之奢儉
亂離以後俗競淫靡詩人猶及見西周之美化
而思之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王芻也局卷也婦人思君子雖采易得之菜終朝
不盈一匊忽見予髮曲卷聊歸沐之獨言沐者明不
施膏爲容瑞玉曰髮久不沐矣因采綠而知之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瑞玉曰襜今膝衣也爾雅衣蔽前謂襜是

也余曰詹至也藍園圃所種尤易采者采之終朝不盈襜本爲期五日采畢似此恐六日尚不至皆言心繫遠人不專於事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韔弢之綸紉之瑞玉曰婦人思君子因憶昔在家時其往狩我會爲之韔弓其往釣我會爲之綸繩今何可得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觀觀魚也瑞玉曰又憶昔從君子釣維魴及鱮得魚

多我曾見來觀者甚衆美其君子有技藝也余問婦
人從釣何義答曰觀其才藝如賈大夫妻見獲雉而
喜不言狩者略辭狩亦不容婦人觀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怨曠也詩人爲之辭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悠悠遠行貌黍苗盛長有陰雨膏潤之南行徒衆有
召伯慰勞之召伯人之膏雨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蓋意辭也此下二章卽述召伯勞辭故言我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南行之事既成庶可言歸預告之期使之說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上章勞役夫此章勞軍士言我南行事集庶可言歸而居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蕭蕭嚴正貌烈烈威武貌結上二章言謝邑嚴正召伯營治之征徒威武召伯和輯之王介甫嚴華谷皆謂烈烈征師兼美伐淮之功按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是年王伐徐歸錫公命明年錫申伯命則營謝在平淮後但毛鄭不言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徹其土田相原隰之宜通水泉之利此功已成王之心則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美召伯也宣王國申伯於謝召穆公往營

之君享成功民忘勤苦周人美之而作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下溼之地宜桑阿比貌難柔貌春時也言隰中桑樹密比桑葉初生猗儺君子之賜也今不見矣若見君子樂當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光澤貌夏時也言桑葉盛時沃若君子去不見矣若見之云何而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黑色貌秋時也言桑葉老黝然而幽君子久不見矣若見之聆其德音甚固不忘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遠也謂告語也承上言我心誠愛君子但其人遠雖有德音不我告矣遺澤在民我中心蓄藏之何日能忘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思賢也賢大夫在國勸課農桑民咸衣被其利於其去也見其樹思其人愈久而不忘爾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已漚爲菅茅屬也之子斥伯服也不欲斥王託之伯服老無子曰獨言菅茅同類宜取相束是子乃譏我母子而遠之使我獨居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輕明貌步行也承上言菅茅同類白雲露之澤必均霑宜曰伯服生本同父當有善處之道今天運艱難有禍敗是子尚不圖欲以孽代宗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豐鎬之閒水北流碩人斥王也言池水之流尚能浸潤稻田喩王無恩澤失天下心是以我悲歌思念之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煁無釜竈也言美薪宜炊爨今但用以燎喩王遠棄親賢將致亂是以我念之心勞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瑞玉曰上下竝言之子此獨變文言子斥宜臼也懆

懆愁不安邁邁行不顧言鼓鐘于宮聲猶外聞今毋
子隔絕念子懆懆反視我邁邁然謂宜曰奔申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鶖也梁魚梁也鶖鶴皆以魚爲食鶖貪惡反在
梁鶴潔白反在林喻王養褒姒餒申后善惡易位將
亂國是以我心實勞然疊前文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斂左翼無耦也言申后廢絕如鴛鴦失耦由伯服毋
子居心不良反覆讒間使王如此春秋傳云攜王奸

命諸侯替之是其德無良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扁卑貌石乘石登車所履言石卑履者亦卑喻伯服

孽子不可代宗今乃譏我母子而遠之使我國家至

於病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序云周人刺幽王也王序本作后從程子改之幽王三

年納褒姒八年立爲后黜申后宜臼奔申在五年

伯服立爲太子褒姒日夜短宜臼王求之申欲

殺之卒成伯服周人託申后以刺焉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小鳥貌阿曲阿也後車倅車也言小鳥飛無力止息丘中之阿以喻流民稚弱憩於道上自言道路遼遠我勞苦將如何庶幾渴飲之飢食之先事教之臨事誨之不能行又命後車載之君子自言欲如此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角也憚難也弱稚自言豈敢憚於隨行但畏力疲不能疾趨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側旁也極至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愈難至也飲食以下皆疊前文深閔之抑有望於司牧者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哀流民也蜚鴻滿野稚子弱女號泣於道隨而行君子遭之閔而作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葉動貌箋云君子庶人有賢行者也言瓠葉采而烹熟之爲飲酒之菹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飲之所以急和親也謂之嘗者以其爲酒主於賓客賓客未至先嘗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一頭兔也炮去其毛燔燒其肉爲飲酒之羞獻之者主人酌以獻賓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近火曰燔遠火曰炙炙肝也酢報也賓既卒爵乃洗酌報主人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導飲也主人既卒酢爵又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以進賓箋云猶今俗勸酒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美禮也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歲時伏臘乃爲酒食會朋友習禮講道藝君子善其事以

爲不以微薄廢禮園圃之毛罝弋之獲猶與賓

客享之昭忠信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

漸漸積次貌武人將帥也言經漸漸之高石長遠之

山川甚勞苦矣瑞玉曰朝行已蚤不遑朝言武人行

尤蚤不暇至朝始發也案勞訓勞苦與下章沒字戾

矣鄭箋云勞勞廣闊勞勞蓋齊語或方俗語也此解

甚善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卒竟也沒盡也言漸漸之石纔終竟矣山川悠遠又行不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蹢蹄也瑞玉曰豕性耐水其渡河皆沒入水底衝波而過遇淺水鼓波而過故云涉波也離歷也畢陰星也豕足白而衆涉波久浸色變言水多也月又歷畢

大雨應之使水滂沱役人遇之尤疲病不暇更憂他事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序云下國刺幽王也將率東征役人病之作是詩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也華紫赤今芸然而黃將落也苕附木生木萎華落喻周室將亡是以心憂而傷宗周之隕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青青然者華落惟葉存爾周室將亡君子憂之無如何生無益於世知如此不如無生瑞玉曰華落葉存榮不久也生而憔悴不如死之安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牝羊墳大也牝羊首小瘠則大星石也石白如星罶曲梁也設梁候魚於中施白石表之望之有三鮮少也羊墳首無肉星在罶無魚水陸之產盡矣人可食之物少有可以飽者牟氏曰百物彫耗惟人可食又瘦不足飽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閔時也師旅數興因以饑饉君子閔周室將亡而作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草衰則黃冬時也將亦行也瑞玉曰役者之妻念夫言歲晚矣何草不黃乎終歲在外何日不行乎老弱皆傳何人不將乎欲以經營四方爾言無定處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元赤黑色箋云草芽蘖者將生必元春時也矜韓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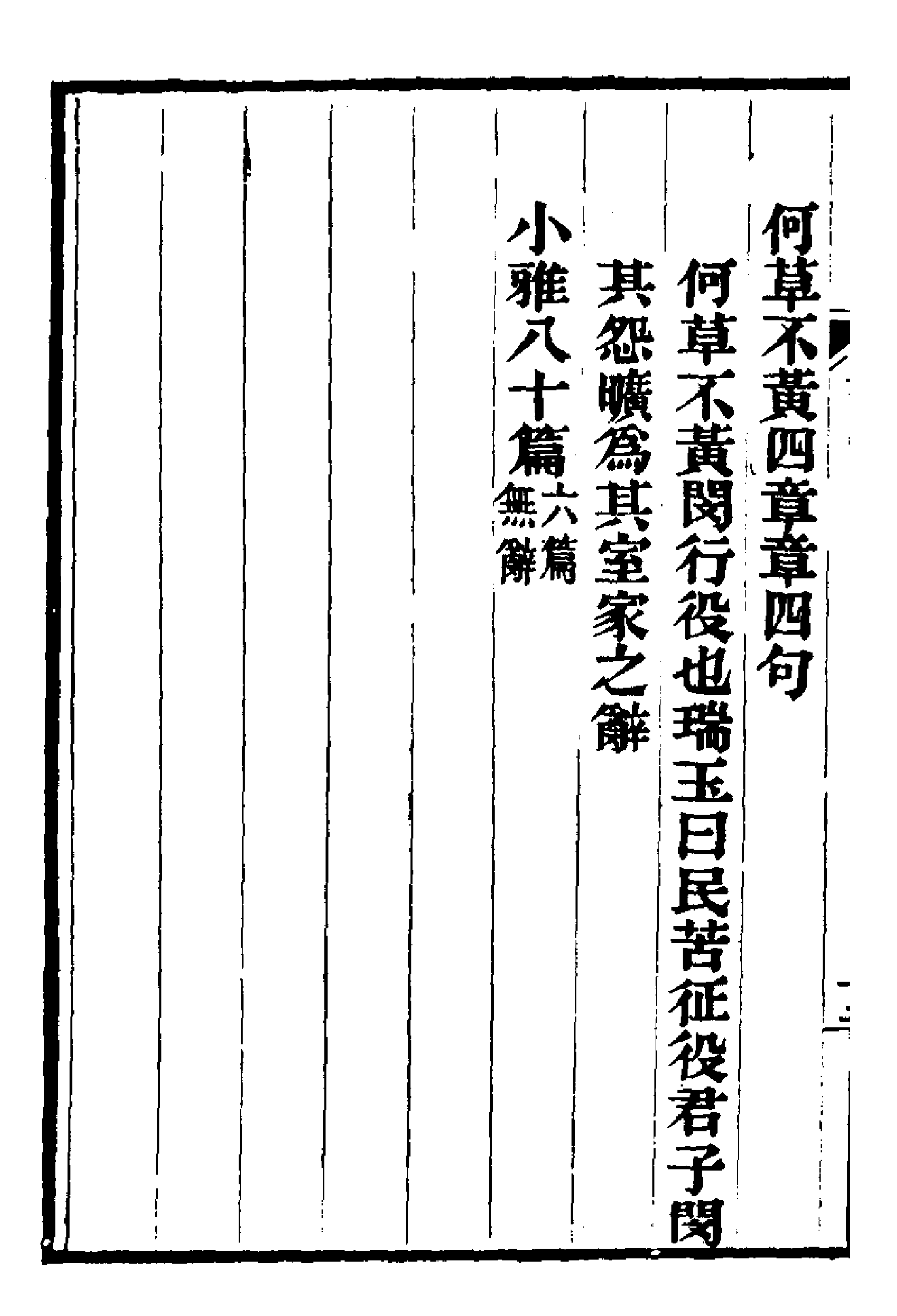
作鯀瑞玉曰言由冬至春何草不玄乎役久不歸何人不矜乎哀我征夫無室家之道獨爲匪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曠空也瑞玉曰承上匪民而言我征夫非兕虎野獸何以循彼曠野久在行間朝夕不得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長尾皃棧車棚車也瑞玉曰狐循幽草固所棲也車行周道何可長也余曰狐邪媚獸幽草隱僻處役者之妻自懼避嫌之不審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閔行役也瑞玉曰民苦征役君子閔其怨曠爲其室家之辭

小雅八十篇六篇無辭